

亥 23

42(3)

時運理
節
氣
寒
熱
虛
實
訣
病
法
語
世
補
濟
醫
之
十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出版

代 印 發
售 行 刷
者 豐 校
者 者 作
者 元 和
各 上 海 陸 九
省 山 東 伯 芝
各 上 海 中 陸 未
大 中 醫 書 局
書 局

▲世補齋醫書之十一十二
理虛元鑑

▲全書一冊定價二角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世補齋醫書之十

理虛元鑑

上海中醫書局印行



重訂綺石理虛元鑑自序

綺石先生。理虛元鑑。傳於其門下士趙子宗田。而刻於慈谿柯君德修者也。惜趙不言綺石姓氏。惟於原序中。約略知爲勝國時人。其少子身遭世變。未經授梓。可見德修以前。世無傳本。而德修實得力於是書。故不使其終於沈埋。刺蝕而特壽諸梨棗。以表彰之。其用心之厚。誠有如晉寧陳氏所言者。而德修所刊本。亦未盛行於世。故世無多見。此本余自友人處借鈔得之。其治虛之所以異於人者。已盡於六因中。醫藥一因及所辨。非弱七證。而於陰虛主清。金陽虛主建中。實超出乎專事腎經者。徒以桂附補火。知藥滋陰之上。葛氏養道丹房治虛十藥。不能專攤於前矣。惜余所見傳鈔之本。體例混淆。先後錯雜。所載各方。或書藥名。或爲歌訣。均未盡善。原本又不可得見。無從校對。乃不自揣。爲之第其先後。一其體例。分爲五卷。以理虛總論爲第一卷。所列病證爲第二卷。治病餘論爲第三卷。用藥宜忌爲第四卷。脈法列方爲第五卷。刪繁補漏。層次井然。非敢僭妄雌黃。實以此書。確有至理。可取以爲治虛法。一經洗刷。遂成完書。既可闡綺石壽人之心。亦不沒德修梓傳之功云爾。同治六年丁卯仙誕日。元和陸懋修書於梨花里邱氏寓齋。

原刻理虛元鑑序

醫學祖靈素難經。而方不傳。製方首推仲景傷寒論。嗣後名賢輩出。皆宗仲景。如河間明溫。暑子和。攻痰飲。東垣理脾胃。丹溪究陰虛。並爲醫學之大成。而獨於虛勞一證。固未有專門也。雍正乙巳仲秋。購得綺石先生理虛元鑑一書。實發前人所未發。其治陰虛主清。金肺爲五臟之天也。治陽虛主建中。虛爲百骸之母也。其方甚

簡藥味無多。而執簡馭繁。治法已盡。揆之葛可久十藥神書。有隱隱相符合者。人讀仲景書。而得傷寒之治。讀綺石書。而又可得虛勞之治。然則綺石之論虛勞。猶仲景之論傷寒也。韓昌黎謂孟子功不在禹下。綺石豈在仲景下耶。醫道大而微。不知天地人。不可與言醫。不通儒佛仙。不可與言醫。余淺昧。未能貫徹。心竊滋媿。願世之業此者。廣爲摻討。會其指歸。則吾道幸甚。斯世幸甚。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慈谿柯懷祖題於復龍齋

華序

余年未三十。獲交柯君德修。今六十有九矣。君業醫。余喜地學。輒談論天下技術。地關一家休咎。醫關一人死生。鈍根人求名不成。改業圖利。相地習醫。自誤誤人。曷有底止耶。夫地誤廿載後。醫誤旦夕間耳。君天資穎敏。幼就塾同學。分授經。悉耳熟能背誦。故潛心醫學。亦得深造。本世醫。復從明師指授。探源溯流。廣摻博記。多購未見書。綺石理虛元鑑其一也。君於疑難證立辨。製方不停睫。案簡當老醫攝服。入都名大振。醫院諸人避席。太原守某病邀入幕。山右撫軍以下咸以扁盧目之。君善導引術。長余數年。健食如虎。嚥步履捷於少壯。余則日就衰頹。君每以屏俗緣。毋懈元功。爲勸君之遠於醫。不獨貫串諸家。蓋得於靜悟者尤多。嘗來余家劇談。不厭延治者急甚。久之乃去。今欲刻理虛元鑑公諸世。余爲四十年知己也。述其概。弁諸簡端。

乾隆辛卯三月朔日華杰譔

陳序

歲甲戌。予守昆陵。得一士。曰柯子心齋。其先世浙慈人也。家傳忠厚。多業醫者。令祖錦堂先生。喬寓錫邑之鵝

湖遂家焉。心齋性聰穎。倜儻不附時俗。文章有奇氣。精書法。兼通家學。隱識爲遠到材。迄今二十載矣。一衿潦倒。蹭蹬場屋。豈爲其愛博而不專歟。顧多才者多藝。不相妨也。遇合會有時耳。予患頭風。訪醫嘗藥。無織毫之效。心齋診予脈。乃云治病不求其本。真爲頭痛治頭。发製一方。卻與所患之病不相涉。服後漸愈。真不啻陳琳之檄。及見令伯德修所刊理虛元鑑。因知心齋製方之意之所由來也。德修雖未晤言。而其學業之深。已於所訂者窺見一斑。且是書沈埋剝蝕。歷有年所。當世不知有是書。卽見之。誰復知爲綺石作者。今德修不掠前人之美。參訂以表彰之。遂付剞劂。更可見其用心之厚矣。噫。學固貴崇其本業。必有待乎時。不獨醫道也。是爲序。

乾隆三十六年閏中陳焱晉亭氏題於姑蘇官廨

趙序

綺石先生抱道在躬。精純邃密。憫世人之病虛勞者。委命庸醫。輕病致重。重病致劇。深爲痛傷。乃發昔賢之書。幾千百家。欲彙其全。以求折衷。而如四時各司一氣之偏。未逢元會。乃更披覽素靈。得其要領。一一辨證施治。審脈法。正藥訛。參訂補注。俾世之治虛勞者。有所矜式。其功豈淺渺哉。奈書成身歿。易簣之日。猶諄諄以山中事業。屬之兩世兄。及諸門下士。而不肖亦與聞遺命焉。今先生已逝。道在人間。長君伯儒能讀其書。仲君東菴能繼其志。猶子濟明。及門下武林沈子君。實能廣其傳。然則先生雖逝。固未嘗逝也。仲君會世變之亟。遂棄棘闈。而潛心於醫。是書之成。實其發明者居多。洵箕裘之克紹矣。所恨身丁喪亂。授梓無人。大懼湮沒。是望後之人體先生之心。登此書於梨棗。而廣傳之。則吾儕幸甚。天下後世。讀其書。飲其澤者。幸甚。受業趙何宗田氏謹誌。

重訂綺石理虛元鑑目錄

卷一

理虛三本

虛證有六因

理虛二統

心腎不交論

陽虛之證統於脾
火刑金論

陰虛之證統於肺
虛火伏火論

卷二

勞嗽

水泛爲痰

遺精夢泄

女人虛勞

吐血

痰中帶血

腎痺

乾咳

骨蒸

白濁白淫

痰火

尸疰及傳屍勞

老年怯證

卷三

知預

知候

知難

腸風便血非弱證

勞傷見血非弱證
陽虛少氣非弱證

知節

知養

知防

嘔吐見血非弱證
軟懶黃瘦非弱證

知守

知護

知禁

傷寒見血非弱證
淋瀝白濁非弱證

卷四

理虛用藥宜忌

卷五

理虛脈法總括

理虛脈法分類

理虛集方一十七道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理虛元鑑卷之一

綺石先生著

慈谿柯懷祖德修校本
元和陸懋修九芝重訂

理虛三本

理虛有三本。肺脾腎是也。肺爲五臟之天。脾爲百骸之母。腎爲一身之根。知斯三者。治虛之道畢矣。李東垣專主脾胃。朱丹溪最重滋陰。薛立齋首明補火。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能挽一時之習尚。至後之人。不善體會。三先生之法。而施治遂誤。是以脾胃之說。出於東垣。則無弊。若執東垣之說。以爲治者。未免以燥劑補土。有拂於清肅之肺。金滋陰補火之說。出於丹溪。立齋則無弊。然執丹溪立齋之說。以爲治者。當夫虛勞之來。仍以苦寒降火。有礙於中州之土化。辛熱助火。有傷於天一之真陰。則三先生之所不及料也。慨自沿習成風。不分已成未成。凡遇虛火虛熱。陰竭陽亢之證。仍以黃蘗知母二味爲治。未能生腎家真水。反以熄腎家真火。夫腎者。坎象。一陽居二陰之間。二陰者。真水也。一陽者。真火也。腎中真水。次第而生肝木。肝木又上生心火。腎中真火。次第而生脾土。脾土又上生肺金。故生人之本。從下而起。如羲皇之畫卦。然蓋腎之爲臟。合水火二氣。以爲五臟六腑之根。真水不可滅。真火獨可熄乎。然救此者。又執立齋補火之說。不離鹿茸桂附之類。而不顧其人之有鬱火。無鬱火。有鬱熱。無鬱熱。更不慮其曾經傷肺。不傷肺。夫虛火可補。理則誠然。然即補中益氣之用。參芪尤草。以甘溫除大熱。苟非其清陽下陷。猶不敢輕入升柴。歸薑辛熱之品。乃反施諸鬱熱鬱火之證。奚啻抱薪救火乎。余惟執兩端以用。中合三部以平調。一曰清金保肺。無犯中州之土。此用丹溪之說。而不泥於丹溪也。

一曰培土調中。不損至高之氣。此用東垣之說。而不泥於東垣也。一曰金行清化。水自流長。乃合金水於一致。此則不用立齋之說。而實以濟立齋之窮也。惟三臟之既治。而水升火降。自復其常。但主脾主腎。先腎互有發明。而清金保肺一著。尙未有透悉其精微者。故余於論肺獨詳。此治虛之三本。宜先切究也。

理虛二統

余既明理虛之有三本矣。而三本之中。又有二統。則統之於肺脾而已。人之病。或爲陽虛。或爲陰虛。陽虛之久者。陰亦虛。終是陽虛爲本。陰虛之久者。陽亦虛。終是陰虛爲本。凡陽虛爲本者。其治之有統。統於脾也。陰虛爲本者。其治之有統。統於肺也。此二統者。與前人之治法異。前人治陽虛者。統之以命火。八味丸。十全湯之類。不離桂附者。是前人治陰虛者。統之以腎水。三補丸。百補丸之類。不離知藥者。是余何爲而獨主金土哉。蓋陰陽者。天地之二氣。二氣交感。乾得坤之中畫。而爲離。離爲火。坤得乾之中畫。而爲坎。坎爲水。水火者。陰陽二氣之所生也。故乾坤可以兼坎離之功。坎離不能盡乾坤之量。而凡專補腎水者。不如補肺以滋其源。肺爲五臟之天。孰有大於天者哉。專補命火者。不如補脾以建其中。脾爲百骸之母。孰有大於地者哉。

陽虛之證統於脾

就陽虛成勞之統於脾者言之。約有三種。曰奪精。曰奪火。曰奪氣。精者火之原。氣之所主。色慾過度。一時奪精。漸至精竭。精奪。則火與氣相次俱衰。此奪精之兼火與氣也。勞役辛勤。太過。漸耗真氣。氣者火之屬。精之用。氣奪。則火與精連類相失。此奪氣之兼火與精也。氣爲陽火者。陽氣之屬。其奪火者。多從奪精而來。亦有多服寒藥。以致命火衰微者。此三種之治。奪精。奪火。主於腎。奪氣。主於脾。余胡爲而悉統於脾哉。蓋陽虛之證。雖有三奪之不同。而以中氣不守爲最險。故陽虛之治。雖有坎精補火。益氣之各別。而以急救中氣爲最先。大凡有形

之精血。不能速生。無形之真氣。所宜亟固。此益氣之所以切於填精也。助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續清純之氣者。有沖和之美。此益氣之所以妙於補火也。夫氣之重於精與火也。如是而脾氣又爲諸火之原。安得不以脾爲統哉。余嘗見陽虛者。汗出無度。或盛夏裏綿。或腰痠足軟。而成痿證。或腎虛生寒。木實生風。脾弱生濕。腰背難於俛仰。肢股不可屈伸。而成脾病。或面色㿠白。語音輕微。欬喰氣喘。痰有穢氣。而成肺痿。類皆以脾不化食。胃不進食爲最危。若脾胃均調。形肉不脫。則神氣精血。次第相生。何有亡陽之慮哉。此陽虛之治。所當悉統於脾也。

陰虛之證統於肺

就陰虛成勞之統於肺者言之。約有數種。曰勞嗽。曰吐血。曰骨蒸。極則成尸疰。其證有兼有不兼。有從骨蒸而漸至勞嗽者。有從骨蒸而漸至吐血者。有竟以骨蒸枯竭而死。不待成勞嗽者。有竟從勞嗽起。而兼吐血者。有竟從吐血起。而兼勞嗽者。有久而成尸疰者。有始終祇一證。而或瘡或斂者。凡此種種。悉宰於肺。雖有五勞七傷之異名。而要以肺爲極。則故未見骨蒸勞嗽吐血者。預宜清金保肺。已見骨蒸勞嗽吐血者。急宜清金保肺。曾經骨蒸勞嗽吐血而愈者。始終不可忘。生金補肺。此陰虛之治。所當悉統於肺也。

虛證有六因

虛證六因者。有先天之因。有後天之因。有痘疹及病後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醫藥之因。試詳言之。因先天者。受氣之初。父母或已衰老。或色慾過度。或妊娠失調。此皆精血不旺。致令生子夭弱。惟其根柢先有虧損。故至二十左右。易成勞怯。而其機必先現。或幼多驚風。行遲語慢。長而讀書不能出聲。或作字動輒手顫。或喉中痰多。或胸中氣滯。或頭搖目瞬。或腰痠脚軟。此皆先天不足。宜調和於未病之先。未可以其無寒無熱。

能飲能食。并可應接世務。而恃爲無懼也。卽其病初起。無過神倦氣短。五心煩熱而已。而孰知其危困。不在目前。卽在日後耶。

因後天者。不外酒色勞倦。七情飲食所傷。或色慾傷腎。而腎不強固。或勞神傷心。而心神耗憊。或鬱怒傷肝。而肝失調和。或憂愁傷肺。而肺失清肅。或思慮傷脾。而脾失健運。先傷其氣者。必及於精。先傷其精者。必及於氣。或發於十五六歲。或二十左右。或三十上下。病雖不一。而理則同歸耳。

因痘疹及病後者。痘乃先天陽毒。疹乃先天陰毒。故痘宜益氣補中。則陽毒之發也淨。而終身少肺病。疹宜清散養榮。則陰毒之發也徹。而終身少肺病。苟一失宜。多貽後患。故凡後此脾泄胃弱。腹痛氣短。神痺精虧。色白。足痿。不耐勞動。不禁風寒。種種氣弱陽衰之證。皆由痘失於補也。凡肺風哮喘。音啞聲嘶。易至傷風咳嗽等類。種種陰虧血枯之證。皆由疹失於清也。至於病後元氣尚虧。或不自重。而復勞動。以傷其氣。縱慾以竭其精。五臟交病。恆致不救。皆由病後之失於調理也。知命者尤宜慎之。

因外感者。俗語云。傷風不醒。便成癆。在元氣有餘者。自能達邪使出。或素無鬱火。肺金不得猝傷。或腎精素厚。水尙足以救母。若此者。不過小病而已。不至於成勞也。如或酒色無度。或心血過傷。或肝火易動。陰血素虧。肺有伏火。一傷於風。火因風動。而勞嗽之證作矣。當其初起。似乎傷風咳嗽。不足介意。豈知咳久不已。提起伏火。上乘於金。則水精不布。腎源以絕。且嗽久失氣。不能下接沈淵。子不救母。母病而子亦病矣。

因境遇者。凡人七情不損。則五勞不成。惟真正解脫。方能達觀。外此鮮有不致病者。從來孤臣泣血。孽子椎心。遠客有異鄉之悲。閨婦有陌頭之怨。或富貴而驕佚滋甚。或貧賤而窘迫難堪。此皆能亂人情志。傷其氣血。醫者未詳五臟。先審七情。未究五勞。先調五志。大宜罕譬曲喻。解縛開膠。蕩佚者惕之以生死。偏僻者正之以道。

義執着者引之以灑脫。貧困者加之以施濟。是則仁人君子之所爲也。

因醫藥者。本非勞證。反以藥誤而成。或病者本非感冒。而重用發散。或稍有停滯。而妄用削伐。或並無裏熱。而概用苦寒。或弱體邪侵。未經宣發。因其倦怠。驟患其虛。而漫用固表滋裏。遂致邪日膠固。永不得解。凡此能使輕者變重。假者成真。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心腎不交論

夫心主血而藏神者也。腎主志而藏精者也。以先天生之體質論。則精生氣。氣生神。以後天運用之主宰論。則神役氣。氣役精。精氣神養生家謂之三寶。治之原不相離。故於滑泄夢遺。種種精病。必本於神治。於怔忡驚悸。種種神病。必本於氣治。蓋補精必安其神。安神必益其氣也。虛勞初起。多由於心腎不交。或一念之煩。其火翕然而動。天旌搖搖。精離深邃。淺者夢而遺。深者不夢而遺。深之甚者。漏而不止。馴至恍惚健忘。神疲體倦。寢成骨痿。難於步履者。畢竟是少火衰微。別成陽虛一路。不獨是陰虛之證。即或心脾少血。肝膽動餒。但未至傷肺絡而成蒸熱。此時可用養心湯丸。或歸脾丸主之。其石蓮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龍眼木香。甘溫辛熱。直達心脾。主補中而生血。此經文主明則下安之義。不妨以補火爲治。故凡火未至於乘金。則補火正是生土之妙用。而何慮乎溫熱之不可從治耶。

火刑金論

前論補火之治。蓋當火未刑金時。用之自有益而無害。若夫陰劇陽亢。心火肆炎上之令。相火騰燎原之焰。肺失降下之權。腎鮮長流之用。以致肺有伏逆之火。隔有膠固之痰。背畏非時之感。胸多壅塞之邪。氣高而喘。咳嗽頻仍。天突火然。喉中作癢。咯嚥不能。嗽久失氣。氣不納於丹田。真水無以制火。於是濕挾熱而痰滯中焦。火

載血而氣溢清竈。伏火射其肺系。則能坐而不能臥。膈痰壅於胃絡。則能左而不能右。斯時惟宜清金保肺。以宣清肅之令。平肝緩火。以安君相之位。培土調中。以奠生金之母。滋陰補腎。以制陽光之焰。一以中和爲治。補其虛。定其亂。載其陷。鎮其浮。清其熱。潤其燥。疏其鬱滯。收其耗散。庶有濟也。若執補火之說。而用辛熱之品。則與彼寒涼傷中者。弊亦等耳。

虛火伏火論

諸火可補火。諸熱不可補火。又他臟有虛火可補火。肺臟有伏火。不可補火。斯言實發前人所未發也。何謂諸火可補火。火者。虛火也。謂動於氣而未著於形。其始也易升易降。條有條無。其繼也儘有燎原之勢。或面紅煩赤。或眩暉厥冒。種種不用。而皆可以溫潤補腎之劑。收其浮越。引而歸於性根命蒂之中。如此者。補之可也。何謂諸熱不可補火。熱者。實熱也。謂其先動於氣。久而漸著於形。與燒熱之物相似。其見證也有定時。有定處。無升降。無變遷。其於日晡所發者。爲潮熱。其夜間准熱。日間不熱者。爲暮熱。其胸膈間熱。而皮膚未熱者。爲內熱。其熱如在骨髓間。蒸出而漸徹於皮膚者。爲骨蒸勞熱。其心中疼熱。兼及手足心俱熱者。爲五心煩熱。如此種種。則有清法。而無溫理。何謂他臟有虛火可補火。肺臟有伏火。不可補火。蓋肺與四臟有別。如肝腎龍雷之火。可補而伏。脾胃寒格之火。可補而越。心家虛動之火。可補而定。惟肺之一臟屬金。而諸火皆能鑠之。故清肅之氣最畏火。此以臟質言之。肺居膈上。其位高。火上冲。則治節失令。故至高之部。極畏火。此以部位言之也。其偶焉浮越之火。猶或不犯此禁。獨至伏逆之火。出於陰虛陽亢。火乘金位者。謂之賊邪。以其火在肺葉之下。故名伏。以其火祇星星。便能肆焰。而與金令扞格。故名逆。其證必痰滯氣塞。吸短呼長。其脈必細而數。細血虛也。數火勝也。有如此者。亦用清法。無溫理。且斷不可用補。

理虛元鑑卷之二

綺石先生著

慈谿柯懷祖德修校本
元和陸懋修九芝重訂

勞嗽

余於勞嗽證。嘗列四候以爲準。四候者。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膠固之痰。背有非時之感。胸多壅塞之氣也。此四候。以肺火伏逆爲主。餘三候。則相因而至。蓋肺爲五臟之天。秉清肅而司治節。故飲食水穀之精微。由脾氣蒸發。以後悉歸於肺。上榮七竅。下封骨髓。中和血脈。油然沛然。施於周身。而何痰涎之有哉。惟肺爲火薄。則治節無權。清肅失令。而精微不布於上下。留連胸膈。化而爲痰。中氣又無以宣達。則膠固而不可解。且肺主皮毛。外行衛氣。氣被火薄。無以衛外。於是六氣之來。動輒受損。則本病而復標邪乘之。或本火標風。則風助火勢。而清火易滯其氣。驅風必燥其營。或本火標寒。則寒包火鬱。而散寒必火熾。降火必寒收。或本火標暑。則暑火同氣。本火標濕。則濕火交煎。虛弱之人。一遇此等標邪觸發。肺氣一傷。百病蠭起。風則喘。寒則嗽。濕則痰。火則咳。以清虛之府。纖芥不容。難護易傷故也。故當勞嗽初起時。多兼標邪而發。及其既久。邪火與內火交灼。則肺金愈傷。咳嗽因之不止。庸醫但知勞嗽爲內臟本病。而驟以芪朮滯其氣。歸地膩其血。甚至白芍五味斂其邪勢。必引盜入室。久則膠固而難拔矣。余惟先以柴前輕理標證。繼用桔貝杏桑。清潤而不膩滯。但柴胡可多用幾劑。前胡祇可用一二劑。若標邪一清。柴胡亦當急去。此則初治法也。至於火盛爍金。水不救母。金氣大傷。則一以保肺爲主。兼進滋陰益氣。微漸之防。又豈容少緩哉。



吐血

有不從勞嗽而吐血先之者。心火肝木之爲病主也。而又有煎厥薄厥之分。煎厥者有煎熬之勢。從陰虛火動。熱傷陽絡。馴至吐血。其勢較緩。薄厥者如雷風之相薄。熱甚生風。風火交煽。厥逆上衝。血遂菀亂涌出。其勢較急。煎厥單動於心火。未挾風升。故無勢而緩。薄厥兼動於肝火。火得風助。故有勢而急。大抵性陰多慾者。往往成煎厥。性急多慾者往往成薄厥。煎厥之治。始雖未至於勞嗽。而亦以清金保肺爲主。金令既肅。火不能肆其焰。即使骨蒸之久。熱灼真陰。亦惟急救化源。則水得所養。而火亦漸熄。薄厥之治。首當防其瘀血滲入肺系。鬱而不散。以致積陽爲熱。積陰爲疰。喘嗽交加。而成勞嗽。故當吐血正涌之時。卽宜止血。以炒蒲黃、側柏葉、棕櫚炭、三味爲主。佐以紫苑、白芍、犀角地黃、清金散、碧玉丹之類。一墜其火。其火卽降。若不止。再加重便。甚至血熱涌溢。並湯藥無隙可進者。須以熱酒濯其兩足。自能引火下行。而血漸止。然後投以上藥可也。若夫血奔氣衝。喘汗並作。勢欲厥脫者。則惟參附大力。可以挽回於無何有之鄉。而又非犀角地黃之任矣。

乾咳

乾咳者。有聲無痰。病因精血不足。水不濟火。火氣炎上。真陰燔灼。肺臟燥濁而然。晨咳木旺也。午後咳陰虛也。黃昏咳火氣上乘於肺也。丹溪云。此係火邪鬱於肺中。而不能發。水火不交所致。法宜補陰降火。證從色慾來者。惟瓊玉膏爲最捷。然當初起之時。亦宜先以清潤。未可早投補劑也。

痰火

無病之人。飲食入胃。生津化液。灌漑周身。本無所謂痰也。一遇五志之火。而水穀之精微。爲火煎灼煉而成痰。有如煮海水以爲鹽。吳都賦所謂熬波出素者是也。其證氣高而喘。天突作癢。咯不出。嚥不下。喉中如有破絮。

黏塞之狀。肺氣不得下輸。胸膈自然不利。胸膈之間。心肺交加之部。而肝肺升降所必由也。其由心火來者。當於清金劑中加茯苓淡滲以瀉之。由肝火來者。當於清金劑中加丹皮辛潤以抑之。均不得用寬胸理氣之劑。

水泛爲痰

痰火之治。余既明之矣。至於木得火勢。而上乘華蓋。肺失降下。而水乏化源。木強侮土。土受其制。水塞於長乘。風肆虐。因而混淆胸膈。以致痰涎壅塞。膠固稠黏。不可開豁。以礙清肅之化者。粗工每以陳半朴枳。治痰之標。殊不知痰薄而白。其味多鹹者。此乃腎水上泛。化而爲痰。比之雜證二陳所主之痰。迥乎不同。但於清金劑中。加牛膝、車前澤瀉。導水下行。土安其位。金水平調。天地清肅。則不治痰而痰自治矣。

痰中帶血

比證大都皆因志節拘滯。或憂憤傷心。或鬱怒傷肝。不能發泄而起。始也鬱火肺傷。肺金受邪。金不生水。繼也。水火不相濟。則陰火復炎。遂致痰血凝結。而成斯證。微則如珠如絲。甚則成點成片。乃煎厥薄厥之見端也。有時夾痰而出。有時無痰而亦出。或僅見於清晨。或時時之頻見。卽煎厥也。或值怫鬱憤怒。則隨時而隨見。卽薄厥也。有一於此。不早治之。則病篤矣。治法詳吐血條內。

骨蒸

虛勞發熱。多由內傷七情而成。凡人飲食起居。一失其節。皆能成傷。傷久則營衛不和。而發熱。熱變蒸。蒸類不一。凡骨脈皮肉。五臟六腑。皆能作蒸。其原非因醉飽入房。及憂思勞役。或病後飲食失調。卽因大喜大怒。大痛。大淚。嚴寒酷暑。不能調攝。以致邪氣入內。而成疰。疰之爲言住也。外邪深入。連着停住。而不能去也。疰而失治。則內變蒸。蒸而失治。則咳吐痰血。而病日危矣。凡日晡潮熱。胸膈間熱。五心煩熱。皆爲勞熱。而惟蒸熱於骨髓。

中者爲最甚也。治法以清金潤燥養營扶羸爲主。

尸疰及傳屍勞

夫勞極之候。血虛血少。難於流布。畜之日久。周身血走之隧道。悉痺而不行。於是氣所過處。徒蒸瘀血爲熱熱。久則蒸其所瘀之血化而爲蟲。遂成尸疰。此爲療證。其因濕火蒸化。或因死痰滲入清窍而成者。皆此類也。自此竭人之神氣。而反以養蟲之神氣。人死則蟲亦死。其遊魂之不死者。傳親近之一脈。附入血隧。似有如無。其後蟲日榮長。人日凋瘁。而命隨以殞。故傳屍勞。又與尸疰不同。尸疰由本人之先病虛損而成。傳屍則平素未嘗虛損。而一傳染間。卽現勞怯之候。或發熱骨蒸。或咳嗽痰血。脣紅面青諸狀。而其所傳。亦分五臟。在脾則腸澼。在心則吐血。在肝與肺。則咳嗽也。治尸疰。以清金養營爲本。犯傳屍者。一見其骨蒸痰血。脣紅面青。比常健。當用獮爪獮肝等藥治之。

遺精夢泄

精雖藏於腎。而實主於心。心之所藏者。神安則氣定。氣爲水母。氣定則水澄。而精自藏於命門。其或思慮過度。則水火不交。快情恣慾。則元精失守。所以心動則神馳。神馳則氣走。精於是乎逐而流也。且心主血。心血空虛。則邪火上壅。而淆其靈舍。由是神昏志蕩。天旌搖搖。淫夢恍惚。而精以泄。其甚者。不待夢而亦泄。此時以降火之法治之。而火不可降。卽以濡精之法施之。亦屬隨止隨發。殊不知神不歸舍。斯精不歸元。故腎病也。而當治其心。如以養氣安神爲主。以潤燥滋血爲先。君火既安。相火自能從令。神清氣爽。而精安有不固者哉。夫精融化於周身。如樹中膠汁。本無形質。其所出者。已爲精之死物矣。是不獨精出於腎然也。他如貪心動則津出。衷心動則淚出。愧心動則汗出。皆爲精所施化。多出皆能傷精。但與遺精者相較。則感有淺深。質有厚薄。傷有